

烈日炎炎何处去？白马仙洞好清凉。虽然这个被誉为神仙洞府、森林家园的离石白马仙洞景区近在咫尺，但也许是门前有景熟视无睹的缘故，多年来一直未亲往游览，今日借陪同省报记者采风的机会，才算真正目睹了它的芳容。景区位于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东南的九凤山麓，307国道西南侧，距市区约20公里。

一条五公里长的柏油路，如长龙般从307国道蜿蜒伸向景区。真可谓是曲径通幽处，山高草木深。车辆在景区旅游路上欢快地向前奔跑，摇下车窗，仰望高天流云，感受清风徐来，顿觉满脸惬意，一切城市喧嚣人间烦恼立刻抛于脑后。环顾四周，苍山拥翠，郁郁葱葱，百鸟争鸣，景色迷人。

进入景区大门，左侧是游客接待中心，可以



公园一角



别有洞天

在赵国西都福寿镇西北六十里的京畿之地，有个两千年前的文明古县，名曰蔺，它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、外交家赵国大臣蔺相如的故里，是战国时期赵国君主封赐给韩氏爵位的城邑。

一、证明“蔺邑”最早的是实物“蔺币”。

经过多方搜索查找史料，迄今为止现有关于记载蔺邑最早的实物资料，就是在山西省博物院院内馆藏的战国时期的九种“蔺”布币，即刀币、尖足布、方足布、平首布、圆足布大、中、小三种，此外还有环钱和蔺半钱币。其中展厅中可以直接看到有尖足布币和方足布币两种。

《尖足布币文注释表》曰：“尖足布，是平首布的一种，有大小两样，由于它两足尖尖，所以称为尖足布，是战国时期的赵国铸币。蔺，山西离石县西。”

《赵国方足布币文注释表》曰：“方足布，是战国时期的一种方肩、方裆、方足的小型布币，称为方足布。方足布是战国时期流通区域最广、品类丰富，也是至今存世数量最多的先秦时期的金属铸币。币文主要是战国时韩、赵、魏三国城邑的名称。蔺，山西离石县西。”

按：由上可知，“蔺”为战国时期的城邑名称，当初称为“蔺邑”。在山西离石县西。

二、记载“蔺邑”最多的史书是《史记》。

在《史记》中“蔺”因战事记载颇多，如：《史记》卷43赵世家》曰：“赵成侯三年（前372年），太戊午为相。伐衡，取郫邑七十三。魏败我蔺。《正義地理志》云：屬西河郡也。”

“二十四年（前350年），魏歸我邯鄲，與魏盟



shanshui ren wen

人言白马去 仙从洞中来

——离石白马仙洞景区一日游记

□ 张剑平



景区风貌

雨”，后诏封为“渊济仙洞”。这里也是历来当地民间遇旱祈雨的圣地，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今。

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和悠久的历史，给白马仙洞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，白马仙洞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及地质构造形成史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，同时又是一处集考古勘察、旅游探险、休闲度假避暑于一体的福泽胜地。

据景区负责人介绍，该景区是吕梁市经济转型走出一煤独大困局、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旅游产业的比较成功的范本。重新开发的旅游区规划为“一带五区”的建设布局，已建成景观长

廊、生态采摘园、动物园、洞阳湖、滑道、索道、跑马场、户外烧烤餐厅等休闲娱乐设施。整体规划面积8.85平方公里，目前已经投入资金三亿元，有些项目正在开发建设中。特别是二百米长的5D现代化声光电高空玻璃栈桥即将于六月底建成投入使用，到时候游客可以亲身感受最惊险刺激的前卫运动。

烈日炎炎何处去？躲进山中享清凉。不知不觉中，时间已渐近黄昏，正如一位哲人所说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匆匆忙忙在考察了两处帐篷露营地后，我们和洞主人告别，踏上了愉快的归程。

西都京畿之地蔺邑

——中阳故城福寿镇（十五）

□ 杨富平

漳水上。秦攻我蔺。”

“肅侯二十二年，張相秦儀。趙疵與秦戰，敗，秦殺疵河西，取我蔺、離石。”

“武靈王十九年（前307年）春正月，大朝信宮。召肥義與議天下，五日而畢。王北略中山之地，至於房子，遂之代，北至無窮，西至河，登黃華之上。召樓緩謀曰：我先王因世之變，以長南藩之地，屬阻漳、滏之險，立長城，又取蔺、郭狼，敗，林人於荏，而功未遂”。

《史記卷44魏世家》曰：魏武侯“十三年（前373年），秦献公县栎阳。十五年，败赵北蔺。《正义》曰：在石州，赵之西北。属赵，故云赵北蔺也。”

按：蔺，“在石州，赵之西北”，犹云：蔺，“在石州，赵国西都之西北”的京畿之地。可见，其“蔺邑”的方位非常明确，就是在今孟门附近无疑。

三、蔺邑的起源。

蔺是始于赵国在西都京畿划给韩厥后人的封地。第一、蔺氏对封邑的认可。《蔺氏族谱》曰：“蔺源出：出自姬姓，以地名命姓。春秋时，晋献公的少子成师被封于韩（现在陕西省韩城县），他建立了韩国，因为他的爵位是子爵，所以又称韩子。他的后代子孙遂以韩为姓，称韩姓。传到韩厥（即韩献子）时，他的玄孙叫韩康，在赵国为官，得到蔺，即今山西柳林县北作为封邑，他的后代子孙遂以封邑名为姓，称蔺姓。”按：《蔺氏族谱》是蔺氏对自己家族历史的真实记载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它充分证明了蔺姓是始得于封地蔺邑，是以封邑名“蔺”为姓的事实。

第二、封邑的原因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：晋景公之三年，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。初，赵盾在时，……屠岸贾者，始有宠於灵公，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，将作难，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，遍告诸将曰：“盾虽不知，犹为贼首。以

臣弑君，子孙在朝，何以惩罚？请诛之。”韩厥曰：“灵公遇贼，赵盾在外，吾先君以为无罪，故不诛。今诸君将诛其後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。妄诛谓之乱。臣有大事而君不闻，是无君也。”屠岸贾不听。韩厥告赵朔趣亡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祀，朔死不恨。”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於下宫，杀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

赵朔妻成公姊，有遗腹，走公宫匿。赵朔客曰公孙杵臼，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程婴曰：“朔之妇有遗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。”居无何，而朔妇免身，生男。屠岸贾闻之，索於宫中。夫人置兒絝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，若号；即不灭，若无声。”及索，兒竟无声。已脱，程婴谓公孙杵臼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後必且复索之，奈何？”公孙杵臼曰：“立孤与死孰难？”程婴曰：“死易，立孤难耳。”公孙杵臼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彊为其难者，吾为其易者，请死先。”乃二人谋取他人嬰兒负之，衣以文葆，匿山中。程婴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肖，不能立赵孤。谁能与我千金，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，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。杵臼谬曰：“小人哉程婴！昔下宫之难不能死，与我谋匿赵氏孤兒，今又卖我。纵不能立，而忍卖之乎！”抱兒呼曰：“天乎天乎！赵氏孤兒何罪？请活之，独杀杵臼可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杵臼与孤兒。诸将以为赵氏孤兒良已死，皆喜。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婴卒与俱匿山中。

居十五年，晋景公疾，卜之，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。景公问韩厥，厥知赵孤在，乃曰：“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，其赵氏乎？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。中衍人面鸟喙，降佐殷帝大戊，及周天子，皆有明德。下及幽厉无道，而叔带去周適晋，事先君文侯，至于成公，世有立功，未尝绝祀。今吾君独灭赵宗，国人哀之，故见龟策。

唯君图之。”景公问：“赵尚有後子孙乎？”韩厥具以实告。於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兒，召而匿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疾，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。赵孤名曰武。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屠岸贾为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孰敢作难！微君之疾，群臣固且请立赵後。今君有命，群臣之原也。”於是召赵武、程婴遍拜诸将，遂反与程婴、赵武攻屠岸贾，灭其族。复与赵武田邑如故。

及赵武冠，为成人，程婴乃辞诸大夫，谓赵武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皆能死。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赵氏之後。今赵武既立，为成人，复故位，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。”赵武啼泣顿首固请，曰：“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乎！”程婴曰：“不可。彼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；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。”遂自杀。赵武服齐衰三年，为之祭邑，春秋祠之，世世勿绝。《集解》：新序曰：“程婴、公孙杵臼可谓信友厚士矣。婴之自杀下报，亦过矣。”《正义》：今河东赵氏祠先人别别舒一座祭二士矣。

由上可知，1、赵氏孤儿，即赵武，确系幸存者。2、感恩封邑的真正原因，就是由于公孙杵臼、程婴、韩厥三人为护赵武确实功高盖世。公孙杵臼携小孩以死换得赵武活命；程婴讲信义功成身死；韩厥对赵氏之好坚持始终如一，在屠岸贾面前能够爱憎分明，在晋景公面前能够力争，并亲自操作拨乱反正“复与赵武田邑如故”。3、赵氏确有感恩之举。从“赵武服齐衰三年，为之祭邑，春秋祠之，世世勿绝”一语中的“祭邑”二字可以看出。“祭”，就是对程婴、公孙杵臼，于河东赵氏祠先人别舒一座祭祀；“邑”，就是给韩厥后人割京畿之地封以蔺邑。只不过是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，将后来之封赐与前者祭祀概而言之，并书于此。

第三、封邑的时间。拜相封侯是官居极品的一国君主方可办的事情。根据《史记》卷43赵世家》中“敬侯元年（前386年），武公子朝作乱，不克，出奔魏。赵始都邯鄲。”“烈侯元年（公元前408年），魏文侯伐中山，使太子击守之。六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魏、韩、赵皆相立为诸侯，追尊献子为献侯”的记载说明，在公元前403年赵烈侯正式定都称帝立为国君后，才追尊献子（赵烈侯父）为献侯，才有了封赐侯爵的资格和权力。可见赵烈侯始封韩厥后人为蔺侯的时间，应在公元前403年定都称帝之后，追尊其父为献侯之时，或延迟至次年。从此，受封韩氏遂以封邑为姓，称蔺姓。所以，蔺邑是继西都之后为感恩韩厥而封给其后人在西都京畿的侯爵之地。